

GAORUNGUANG ZHU

JINSHUIYAOSHAN

高润光 著

近水遥山

JINSHUIYAOSHAN

JINSHUIYAOSHAN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近水遥山/高润光著,一济南:山东文艺出版社,1999
ISBN 7-5329-1704-5

I. 近… II. 高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21077 号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龙口市印刷总厂印刷

米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 18.5 印张 2 插页 463 千字

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3000

定价:26.80 元

作者简介



高润光，生于 1953 年 1 月，系山东省龙口市人。1971 年 1 月入伍，同年 3 月入团、11 月入党，历任坦克炮长、车长；1975 年 8 月进入山东水校就读后，驻过市（县）直党政群机关，又在乡镇历任副乡长、常务副镇长。

1979 年始于业余文学创作，1988 年 6 月以来，先后在《胶东文学》、《长城》等文学刊物上发表中、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 20 余篇；1991 年以来，由山东文艺出版社等出版长篇小说《静女其姝》和中短篇小说集《朦胧岛》、《华裔女星》。现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，龙口市文联常务副主席。

地处胶东半岛西北部的滨海市，高山居其前，大海绕其后。

滨城年代久远，市容陈旧，风俗古朴，外表看上去却十分舒服。

春天，桃花盛开的季节，在一片粉红色烟云般的桃花丛中，古香古色的古园如异军突起。白文说，那时的景色虽已看惯了，他仍感到美不胜收。

滨城的美，有如春日，它抚触着人的心灵，唤醒着人的欲望；它使那无经验的心灵苦恼而且苦痛，有如一个即将降临的幸福许诺，神秘而又不难捉摸。在这里，一切都明朗，清幽，然而一切又如梦，如烟，笼罩着默默的爱情的薄霜。在这里，一切都是那么寂静，一切都散发着深情；在这里，一切都显示着美妙和温馨。巍峨的莱子山绰约而奇丽，有如少女的神灵的轻梦，悬立在现代文明的高峰；清汶河悠悠的流水，浅绿的水色，如绢的白光，趋向艳阳耀眼的渤海……在所有这一切里，全有着神奇的、不可思议的、令人沉醉的魅力。

在滨城的容光焕发之日，在它的如花怒放之日，它所没有的，也就正是这种最后的魅力，这种凋落的风情吧。它将表现出那空气的银色的柔颤，那似近而又不可即的远景。受尽人生折磨，生之旅程将要终结的人，不应当拜访滨城：它对他将是痛苦的，有如少年之日不曾实现的梦想的回忆。可是，对于生命力正在澎湃，自觉着生的幸福的人，它却是温柔的、甜蜜的。愿他携着自己的幸福，到这充满着蛊惑的天空之下来吧！无论他的幸福原来已经多么灿烂，滨城总能以自己的不灭的光辉为他更增辉煌。

二

一九九六年秋天。

凝露时刻的清凉，白昼留下的甘甜的温暖，都散发在亮晶晶的海湾。

中秋节快要到了，夜里和清晨已相当凉了。

李恒说他喜欢暮春。那时节，万物争娇，漫山遍野，就像吹拂铁杉树的五月的和风一般。

人到中年，他爱上了秋天，以为秋天是读书、写作的最佳季节，说得摩登一点便是一种明朗的情调。作家写作十几年，至今薄有积蓄，身心安谧，且享有优裕的生活。

前几天，滨城下了一场暴风雨。暴风雨更加猛烈起来的时候，倾盆大雨打在楼房的墙壁上，激起作家不可思议的愉快感觉；在风风雨雨的天空里，在暖和、舒适的房间中，你会有这种感觉。

楼梯上一阵细碎的脚步声，白文本能地抬起头来，一个中年妇人正步下楼来。她穿着件墨绿的旗袍，头发松松地在脑后挽了一个髻，淡施脂粉，身段高而苗条。老人不禁在心中暗暗喝了一声彩，他知道这是作家李恒的爱人梁玉敏，却不知道她竟如此高贵雅致，怪不得这里布置得这么清幽呢！

“李恒在家吗？”

“他去散步了，您找他有事？”

“我也是出来散步，路过这儿，想随便和李恒唠唠嗑儿。”白文的声音迂缓，柔和。

“过不了多会儿，他就回来了。”梁玉敏对来访者总是不胜欢欣地迎接，“快进家坐吧。”

白文六十多岁，满头灰发，却并不稀疏。他举止落落大

方，温文尔雅，为人亲切、和善，与酒无缘。他和老伴的慈善事业蜚声遐迩。

“这套住房满不错的。”白文坐在“龙虫并雕斋”中，颇有清心正意、墨海飘香之感。在两面的墙壁上，摆挂着著名书画家赠给李恒的书画作品。图画里有人物，有山水，有花鸟；书法作品风格迥异，有的古拙沉稳，苍劲挺拔，舒展流畅；有的浑穆宽博，凝重扎实，笔力劲健，古隽庄重；有的龙飞凤舞，充满灵气，如行云流水。

“世事沧桑心事定，胸中海岳梦中飞。”白文颇感兴味地吟诵道，“宠辱不惊，看庭前花开花落；去留无意，望天上云卷云舒。”

梁玉敏也很喜欢这套房：白色墙壁，曲折回环，清幽雅洁。家具的颜色也很相配，有四扇朝外的窗。

她把这个新家布置得如此精美，在许多人面前显示了她内心深处的高贵气派。寝室和客厅摆放着鲜花，散发着丝丝清香，无处不显示出高雅、美奂，每一个细节都是各得其所而又相得益彰的艺术品。

李恒把梁玉敏看成贤妻良母的类型，她本人呢，也没有什么比这更满意了。

他们都是正在壮年的好人，他们的孩子也长得体面而又健康。他们也都是安分守己，容易心满意足的人，绝无好高骛远的念头。他们快乐、勤奋而又善良，生活很是高雅。

“这房子不该涂白色。”白文态度和蔼而诚实。“夏天要涂绿色的，秋天要涂鹅黄，冬天涂雪白，春天涂水蓝，每一季度该有每一季度的色彩。”

“是啊，鹅黄的色泽，闪在九月的阳光下，不再似夏日一般燥热，暖暖的，那种能让人产生愉悦的感觉。可李恒头脑里不装这些，也从来不讲究这些……”

两人正说着话，梁玉敏听见门打开了，她没有回头看，就猜出是谁来了。

“李恒，你看——”

“呵，是您老来了，我怎么没有想到呢？”

李恒步履轻捷，说话的声音清晰而洪亮，像个男高音歌唱家，脸上露出一种亲切的愉快。

白文爽朗而温和地笑起来，李恒也跟着一起大笑。梁玉敏有些诧异。

“快请坐。”李恒很好客，对来访的陌生读者总是和蔼可亲，又爱说爱笑，使他博得了大家的尊敬。

白文的眼神仍然是那么镇静而柔和，他的双唇仍然那么笑意盎然。

“您老是深居简出的人，天黑路暗，光临寒舍，有事尽管吩咐。”

“是这么回事，”白文和蔼一笑，“我和郭华隐退后，在家呆着没事，想筹办个诊所……”

李恒说须市卫生局发许可证。

“就是这事呀，新换的局长我们不熟，想到你在镇政府分管了十多年卫生工作，又有点名气，如果你去跟局长说句话，行个方便，估计不成问题。”

一个老年人只要看中了谁，他简直就像一座岩石那么牢靠！

李恒四十上下，他的诚实而潇洒的容貌，使人看见了就觉得他又端正又出色，是理想中可信赖的人。

“二老都是年过花甲的人，”李恒知事明理地说，“兴办诊所，老有所为，从善利民，我看可以考虑。”

“你知道，郭华是急性人，想好的事巴不得立竿见影。”

白文耿介成性，从不轻易张口求人，这是李恒深知的。

“先上马后再备鞍吧，”他爽快地答道，“如果官方有人干涉和阻止，我去说情求和，不会毁事的。”

李恒的眼光聪明而正直，而且声音很有力量。

“有你的作用，一样的事好办得多。”白文的眼里闪出了微笑。

“这些天来，姝杰还常过来吗？”李恒望着白文白皙的脸，微微含笑地问。

白文垂下了眼皮道：“她最近身体又不太好……”老人心里感到可怕的冷淡、孤独和沉重，就像一个人刚到一个新地方，有时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，便不禁悲从中来一样。

李恒听了，脸上出现了他特有的沉思的神情。他身旁坐着的梁玉敏，似乎永远那么谦逊、整洁，满面春风。这时，她感觉丈夫的呼吸很深很沉，于是浮在她脸上的那层光彩消失了。她起身去泡了两杯咖啡端了进来。

“快趁热喝了吧。”她站在那儿，掠了掠头发。她手上的金戒指闪闪发光。

李恒挺和气、挺亲密地跟白文说：“喝点咖啡，提一提精神，好好说一说心里话。”

他深表敬意地替白文拿掉杯盖。咖啡的香气扑鼻而来，带来一份属于家庭的温暖。

白文啜了一口，放下杯子，设言托意地说：“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一生殚精竭虑，献身文学。他的作品在五万杯浓咖啡之上，他的死在五万杯浓咖啡之下，一生没享几天福……”

李恒接口道：“他和韩斯卡夫人恋慕了十七年，终成眷属，可婚后四十多天……就撒手尘寰，致使腹中酝酿的两部宏篇未能出世……真遗憾呵！”

“对于作家来说，生命就是财富。你劳累了十几年了，近几年作品出版颇丰，现在也该好好休整一下，别再熬那么大夜

了。”

梁玉敏接口道：“是啊，如果李恒现在出个三长两短，真是一天福没享。”

“你常在跟前守着，可以多劝劝他。”

“从结婚第二天晚上就写，现在孩子都上高中了，我一直都没少劝，可是他总是腻歪歪的，好像不写作，这日子就没法过似的……”

“‘旧屋又遭连阴雨’的日子总算了结了，现在有了安栖的所在，我认为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一个人……”

梁玉敏看了看李恒，又把眼光转向白文。

“李恒这个人恩怨分明，常跟我说起白姝杰这些年来为他付出的辛劳……”

白文仁慈地一笑，说：“朋友之间互相帮助，人之常情，古之常理。这不——今晚我就来求李恒帮忙了么！”

“只要您老把话说到，李恒会言听计从的。”

梁玉敏自作主张地说。她似乎想让白文看到她对夫妻生活的满意。她的目光从丈夫身上移到上晚自习回来的女儿身上，从夫妻生活的幸福跳到母性的幸福，她把这双重幸福都充分地脸上表现出来。

他们的女儿李飞十六岁了。她长得既像爸爸，又像妈妈，身材灵活，脸色红润，眼睛明亮，嘴唇殷红，牙齿白而整齐，是高中预科班学生。她喜欢动，更喜欢静。每天晚上睡觉前读两千字的课外书，这是爸爸为她立下的规矩，也已成为她的习惯。

李恒下楼送白文去了。

“飞飞，别光闷声不语地读书了，陪妈妈说说话吧。”回到温暖如春的寝室，梁玉敏望着女儿饱鼓鼓的苹果脸，带着充裕的神情说。

“我在听呢！”李飞的眼光没离开令她着迷的小说。

“飞飞，你看妈妈对爸爸好不好？”

“这还用问么？作家的爱人不爱作家，怎么能够谈得上是作家的爱人呢！”

女儿和爸爸一样纯洁、理智、娴静和风趣。梁玉敏笑了，笑声真挚而爽朗。

“跟你爸爸一样，一肚子故事！”梁玉敏亲昵地拍了一下女儿的肩膀。

“本来么！”李飞启开的嘴唇颜色红润，一双圆圆的眸子明亮可爱。

“你已经长成大闺女了，再有两年就该报考大学了。”

“这还用说吗？”

“等你考上了大学，脚底擦油，远走高飞了，咱这个家就只剩下我和你爸爸了。”

梁玉敏叹了口气，又跟女儿说，“你爸爸长年累月没完没了地著书立说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无所事事，你说孤单不孤单……”

“你可以读书、看报、看电视。再不然呢，就去找个情人……”李飞仍垂着眼皮看书，从容不迫地说，倒显得妈妈不够沉稳、庄重。

梁玉敏不禁失声笑了起来。

“……你想错了，妈可不是那样的人……”

“那你怎么还要和爸爸闹分离？”

梁玉敏的眉尖一颤，发出一声哀婉的长叹。

李恒送别白文回来，进入雅静安宁的“龙虫并雕斋”，捻亮台灯，在写字台前坐下来，像已经过去的许许多多的夜晚一样，又将开始既艰苦又神圣、既苦恼又欢乐的文学创作。

天上月圆，人间月半。

梁玉敏还没有睡，一直等待着夜空渐渐明亮起来。九点钟以后，夜阑人静，几丝淡薄的云片，轻纤如纱，白亮似雪，在

空中慢慢地渡过。远望淡蓝色微亮的天空，似乎有无限的和平与安宁。

商品楼附近有一棵枫树，一只孤独的鸟在树丫上寒栗地叫了两声，把梁玉敏惊醒了。

月亮躲进了薄云里。梁玉敏的面容变了，似乎有一种不幸笼罩了她，一种模糊的不祥的预感使她开始感到不安。

在一片静悄中，好像有一种轻微的声音，又像是喘气，又像是啜泣，从书房那里传来。

李飞每晚在夜读之后，睡觉之前，习惯跟爸爸道声“晚安”，然后再回到寝室安眠。

“妈，俺爸的头像磨擦的机器，滚热滚热的……他又哭了。”李飞眼睛像星星一样闪闪发光，她的心怦怦直跳。

梁玉敏皱起眉头：“唉，你爸爸这个人哪——没有心机，不会虚伪，如赤子般令人信赖。可是他呀，也一辈子让人捉摸不透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她像护理病人一样步入书房，轻轻地将一件羊毛衫披在丈夫身上，“中秋节就要到了，夜里和清晨是相当凉的呢！”

创作的时光是艰苦而神圣的时光。学者所必需的安静的沉寂，对于作家来说有着说不出的甜蜜，就像爱情那样令人沉醉。

他挥动着与众不同的大笔，胸襟又洒脱起来，泪水不断地涌出来……人生阴沉而庄严的进程，在他身上唤醒了不朽与崇高的气质，充沛的精力蕴含着惊人的自信和刻苦精进的毅力。

窗外，风掠过树梢，树叶簌簌，清晰可闻。

他的永久的沉默使他不倦的劳动显得更庄严。

楼下的邻居开始在弹奏吉他，那优美轻快的旋律，那令人心荡神驰的幽微的和音，突然使他吃了一惊。这种音响在一刹

那对他起到了振奋作用，好像一道明亮快乐的光辉射进了他的心里。

“你真是高产作家！”这几个字像天上令人心醉的仙乐在他灵魂深处回荡。他知道自己已被一颗新奇的、纯洁的、诚挚的心在热烈地爱着了。在他的脸上，在他的一举一动中，都流露出发自内心的欢快——白姝杰优美的神韵，娴雅的举止，以及她的脸部线条的古典式的严整赋予她一种端庄肃穆的神态。她永远是他心中的自豪和精神上的芳馨！

情场好比战场，既是双方勇敢和智慧的较量，又是一场意志和力量上的竞争。有的如花似玉的美人，却成为情场上的败将；有的人虽然才不出众，貌不惊人，就因为机智明敏，灵活地运用策略，借助力量，而成为情场上的“佼佼者”，稳操了胜券，这也是一种能耐。

历古至今，大将易得，美人难寻。李恒沉思着：白姝杰的身上有一种令他无法忘却的亲切，葱绿的春意，淡雅的芬芳。她在他的心中好比冬天的太阳，远远地但又暖暖地照耀着他。她长得的确很精美——那眉毛、嘴唇、翘鼻子纤巧而秀丽。他特别喜欢听她那燕语莺啼般的嗓音，也特别欣赏她那好奇的神情和求知的欲望，更喜欢看她听人讲话时专注的模样。十七年过去了，一旦回想起来，仍清晰如昨。有一次，他清夜扪心自问：“难道她还在等我吗？”顿时感到血液沸腾，思潮翻滚……

三

白李两家，同居新华小区，相距不足百步。

白文和郭华寓居在道西南端楼四栋一号。

两代行医，一方尽知；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。

这对高知型的夫妇曾经沧海之后，淡泊人生，超然处世。

工作之余，李恒由北向南，常来白家“登门拜访”。

白家庭院里的设置，一如淡雅少妇的衣饰，是一种精致雅洁，能在单纯里装点出趣味的妙艺。

“二尊长老”离休后，“高士隐逸”。郭华气质高贵文雅，却也娴静亲切；白文和蔼诚实，品格高尚，颇受大家的尊崇乃至敬仰。所以，前来拜访和求医的新老朋友，你来我往，成为白家的一桩幽闲雅事。进退有礼，出入如仪，令人想起唐宋前期，那太平盛世的民风。

李恒进出白家，如鱼在水，如鸟在林，来往自由。

在有外人在场的时候，他大多数时间是温存，沉静，不苟言笑。聪明、睿智，是他的主要特征。他那大而泛光的前额，标志着他接受知识的幅度和容量；他那深沉的眼光，表明他的神智机敏过人，深不可测。

事有宜适，物有节文。

他来的次数过多，“二尊长老”没有那么多话好说，多日不见又怪想得慌。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外面大街旁边的树影也变换了模样。

“吃饭吧。”白文将做好的饭菜端到了大圆桌上。

郭华放下书刊，摘掉陈旧的眼镜，从双人沙发上有些费劲地站起身。

老两口非常爱吃生菜，他们自己在小园子里种了一些，茁壮极了。他们吃得很香。但是，看那细嚼慢咽的斯文劲儿，简直很难相信那顿饭菜会被他们吃光。

吃过晚饭，白文出得屋来，吸了一口傍晚的清新空气，又叹了一口气，那心情像是一个清白无辜好心好意的老古董商刚从瓷器店里出来。

恰巧，碰到李恒一家三口悠然款步迎面走来……

在李恒的左边，走着衣饰适时，身高腰细的梁玉敏，也许是由于和作家丈夫走在一起吧，她是那么怡然自得，笑容舒朗；在李恒的右边，走着李飞，无拘无束，青春的生气，甜美的面目，谁见了都会受到感染。

“出来散步啊？”白文亲切地笑问道。

“小家伙说团市委和文化局在古园举办‘城区之秋青年音乐会’，非拉着我和她妈妈一块儿去走走不可。”

李恒气质文静，具有作家的沉稳。

梁玉敏穿了一件黑色的晚礼服，端庄素雅，胸前绣着一朵玫瑰花，一串翡翠项链挂在脖子上，整个人显得婀娜苗条，又楚楚动人。她邀请白文一块儿去游园，声音里带有尊敬的客气。

白文说：“人老了，胳膊腿的不那么灵便了，你们去吧。”

“一块儿散散步也好。”李恒态度诚恳热情，仿佛怕老人刚才所表现的智力和精力只像蜡烛的光亮一闪，接着就回到苍茫的暮色中去。

回到家中，心境落寞，颇感沉闷，白文问老伴：

“李恒快一个月没来了吧？”

“年轻人么，事多人忙，现在又有了点名气，光顾的人还能少了？”

郭华在看电视。她是一个精神很平稳的高知女人——她的三个女儿也承袭了她这一点儿——从不浪费精神去做无谓的焦虑。她虽然表面安之若素，心里同样也在惦记着李恒。

白文被老伴安详的性格吸引住，这种性格使她永远如此生气勃勃……

“你又在心思什么？”见老伴蹙着双眉，闷声不响，郭华关切地问。

白文说他刚才在外面碰见了李恒一家三口……

郭华站起来咳嗽了两声，急忙从南门走了出去。

这是一所沿街楼房，白家住在西头一层，一出门便可望见车流如水的东西大街。

这时，郭华站在自己家门前的台阶上，左右望望，眼神里透出淡淡的哀怨。

在她的对面，道路的那一侧，有一棵遮天盖地的大柳树，皎月从树枝间照射下来，树叶银光闪烁，柳条袅娜，凉风穿过，轻柔地撩拂着行人的肩背。玉兰状的枝形路灯，柔和地闪烁着，就像恋人在互相挑逗。路面上满目斑驳，不断变换着阴暗错落的姿容。空中布满了一股莫名其妙的馨香。

在这样的时节，二闺女一家三口，是否也跟李恒一家一样，在这晴朗而温馨的秋之夜晚，享受一种美妙的合家欢乐呢？还是有更加热烈的表现？谁说的出呢，现在的年轻人。

自己是老了，离休后，更感到自己是真的老了，但如果三个闺女都过得称心如意，有滋有味，倒是对做母亲的落寞心境的一种安慰……

“人说好汉没好妻，懒汉子娶仙女，这话不无道理。”郭华这么心思着，走回家中。“老白，你若再见到李恒，一定叫他来，就说我有话要对他说。”

“还说什么，现在双方的孩子都那么大了，这牵涉到两个

家庭……”

“二闺女这样下去，也总不是个事呀！”郭华心情开朗了。“李恒和咱家人的感情，不是一年半载就消失掉的……这几年他功成名就了，常来这儿落脚玩耍，开始我感到希奇。现在我总算醒过神来了，他是来‘报本思源，追念先事’……”

“你别瞎心思了，”白文是性情恬淡的人，“李恒现在成了作家，不过是来观察和参悟生活，像过去一样，为了多写点作品……”

“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亦文章。没有姝杰，他当不了作家，这是李恒亲口跟我说过的。姝杰和他共同度过了一个悲愁交集的艰苦时期……”郭华有点发灰的面庞泛出一种灵慧的神情。“十六七年来，姝杰一直不间断地帮他阅稿、誊稿、发稿，是你不知道，还是我不知道？”

白文含笑地看着老伴，若有所思，若有所思。

“李恒爱姝杰的优雅、俊俏和爽直；姝杰爱李恒的德行、气质和才华。依我看，他们俩就像鱼一样在清澈的深潭里闪闪发光，机灵得能透出水面。”

郭华为人仗义，慷慨大方，却又悟性敏锐，讲究情理，这是白文深知的。听了老伴的这番话，他细细思索，心领神会，笑容可掬。一见这笑容，无须多问，郭华足以感到快慰了。

“既是天作之合，人力是不能拆散的呀！”老伴真挚的态度，深刻的见解，开始打动了白文。“我心思，等姝杰回来了，你好生劝劝他，别再对李恒使性子，发脾气。让人家多冷心，不管怎么说，是人家走到了咱门上……”

怀旧的感伤，又涌向心头……

这是一个多月前的事了——

一天下午，李恒在白家向白姝杰的单位挂了电话。

不一会儿，白姝杰长发纷飞，短裙随风飘荡，显得神气十足而又气宇轩昂，骑着自行车一路赶来了。

“妈，您有事找我？”一进门，她急切地问。

“不是我找你，”郭华老成持重，不紧不慢地说，“是李恒请你帮忙，还是为誊写稿子的事……”

李恒看着白姝杰，露出笑容。

白姝杰始而惊，再而悲，继而疑。

“你从哪儿来？”李恒满脸挂笑地问。

白姝杰的脸色骤然一变。活泼温柔的性格，一变而为深沉的冷漠。

“听了传话，我就知道是你……”她两条细黑的眉毛，立刻皱起来，胸脯一起一伏的。李恒仰头看着她，不答腔，仿佛要把她融化在眼里。她缓了一口气，满脸涨红，“告诉你，以后有事，再不准你以我父母的名义给我挂电话！”

一副独断专行的神气，俨然是个公主派头。

这位夫人——李恒的注意力全在她身上——穿着十分整齐和优雅，他非常喜欢这种类型，这是一个已进入不惑之年的女人，身材显得稍微瘦削了些，热情充沛，可又善于把自己的热情隐藏在高雅的伤感后面。起初，李恒不敢看她的眼睛，只是欣赏她那两道弯弯的美丽的黛眉，在她那柔而娟巧的鼻子之上呈现弧形，特别显眼。那秀丽的翘鼻子虽然显示了她好斗的性格，但这高贵的造型却也使她的轮廓显得分明而可爱。她的头发和她苗条的身段上一切女性的东西，长得特别精致绵密。她对自己的美貌很自信，对于种种仰慕早已司空见惯。她的胸部生得很美，美丽和谐的乳房在高傲的胸上高耸着，清亮的秀眼，纯洁而又傲慢的面庞。

李恒是心胸开阔、阅历深厚的人，对于她情绪的激愤和话语中带出的恨意，他是一目了然，所以既不感到惊骇，也不针